

列宁《哲学笔记》 若干问题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刘歌德 赵悦 崔绪治 丁常春 著

列宁《哲学笔记》若干问题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列宁《哲学笔记》若干问题研究

刘歌德 赵 悦 崔绪治 丁常春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5.25印张1 插页353,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20册

ISBN 7—218—00082—7/B·3

*

定价 3.70元

前 言

列宁的《哲学笔记》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列宁的《哲学笔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一些问题。但《哲学笔记》的中心问题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问题。

我们几个同志合写的《列宁〈哲学笔记〉若干问题研究》，没有对《哲学笔记》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只是就《哲学笔记》中有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等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探索研究。

这本书的体例是专题性的论文研究，大体上按照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顺序排列，各篇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本书是对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的若干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不是一本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专著。因为列宁的《哲学笔记》本身就不是一本有着严密内在逻辑联系的哲学体系的专著，它是列宁阅读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哲学著作的笔记，其中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又涉及到哲学史上的大量问题。因此我们在探索研究《哲学笔记》中有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问题时，首先都对有关问题从哲学史上作一些简单的回顾；同时，为了说明问题，引文较多。还有，《哲学笔记》中很多重要观点都比较简短，没有详细展开论述，国内外哲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我们对《哲学笔记》中有关重要的哲学观点都谈

了我们自己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我们热情欢迎哲学界的同行、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丁常春同志因患绝症，已于1984年9月辞别人世。常春同志从事《哲学笔记》的教学与研究20多年，在教学上，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同时他对《哲学笔记》很多重要理论问题都有较深刻的研究。他的逝世，对《哲学笔记》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本书的其他几位作者，对常春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并决心今后继续对《哲学笔记》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1985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从《哲学笔记》看列宁的哲学研究	1
二、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观	30
三、关于什么是辩证法	46
四、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问题	76
五、关于辩证法的客观性	100
六、关于两种发展观	109
七、联系是辩证法的总体范畴	128
八、关于矛盾的学说	151
九、关于否定之否定	211
十、列宁对黑格尔哲学“圆圈运动”的考察	228
十一、关于辩证法和诡辩论的对立	248
十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	270
十三、关于认识的道路	297
十四、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的命题	327
十五、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一致的思想	351
十六、列宁论辩证逻辑的限定和基本原则	377
十七、关于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与辩证逻辑范畴体系的关系	414
十八、列宁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再批判	432
附录 列宁做笔记的方法和符号	475
后 记	481

一、从《哲学笔记》看列宁的哲学研究

列宁之所以能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是与他孜孜不倦的哲学研究分不开的。在列宁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坚持哲学研究，并把它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哲学笔记》搜集了列宁从1895年到1916年间大量的读书笔记，充分反映了列宁创造性的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度和规模。《哲学笔记》向我们展现了列宁哲学思想的浩瀚海洋，到处可见理论的闪光，篇篇翻腾着思想的波澜。从这些笔记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那些著名的论断，而且还可以看到列宁是怎样研读各类哲学文献，怎样进行哲学研究、怎样思考问题的。学习《哲学笔记》，不仅可以使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解，进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而且可以使我们在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面得到启示和教益。

《哲学笔记》是列宁所做的读书摘要、札记、批注的集合，共计30余篇。它的主体部分是在1914—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写成的关于黑格尔哲学著作的读书笔记，特别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地位尤其重要。由于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个笔记的集合体，各篇之间的外部联系并不紧密，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著作，因而不存在定稿的问题。这一特点给评价这

部著作带来一些歧义，给研读这部著作带来很多困难。然而，由于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理解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回避上述的问题和困难。

在如何评价《哲学笔记》的问题上，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借口它是笔记而不能充分估价它的理论意义和地位，对它缺乏一种严肃的态度；另一种则截然相反，完全不顾及它的“笔记”的特点，与定稿成文的作品不作任何区别。这两种倾向都有各自的片面性，均未免失之偏颇。我们既要充分估价它的伟大的理论意义，又要考虑到它作为“笔记”的特点。这一特点并不等于缺点，也不是粗糙、未定型、不精确的同义语，它突出地表现在，列宁有很多精采的论断，语焉未详，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甚至没有加以论证，只是以结论的形态出现；有的则是寥寥数字的简短评语，诸如“精采”、“绝妙”、“胡说”之类。例如，黑格尔曾说：“被生物所征服的无机界之所以被征服，就是因为自在的无机界和自为的生命是一样的东西”。对此，列宁批曰：“卓绝、深刻、正确！！”(217)^①评价极高。可见，不仅黑格尔的论述需要我们去弄清楚，列宁这一十分简洁、十分概括的高度评价，更需要我们去深入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对哲学史、科学史作些有关的考察。否则，列宁的评语对我们来说便依然是些抽象命题。黑格尔的有机界与无机界统一的思想基于他的绝对观念，因为它们都是绝对观念的外化，都是绝对观念的环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一

① 括号内数字为《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页码，转引自该书的其他著作的引文也用此法。下同。

样的东西”。所以，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是没有障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显然是一种建立在绝对观念基础上的联系和转化，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思辨色彩。然而，能够在当时作出这一推测来，却是很了不起的。古代朴素辩证法曾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普遍联系的图画，但这毕竟是一种缺乏经验的自然科学基础的直观。随着认识深入、科学的发展，经过人们的“精确”观察，发现有机物和无机物并不能“自由”地变来变去。科学家经过多次的实验，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确定的界限。于是人们便得出了一条结论：有机物只能由有机生命产生，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著名化学家维勒经过数年艰苦、反复的试验，才作出了重大突破，于1828年发表了《论尿素的人工合成》的著名论文，改变了无机物不能转化为有机物的结论。黑格尔的上述结论是1816年做出的，比维勒的论文早10多年！他还将无机自然界视为自在的、潜在的生命，而生命则是自为的无机自然，列宁认为他说得“极度正确和中肯！！！”（217）列宁给予黑格尔的高度评价确实也是同样“卓绝、深刻、正确”的。又如，列宁对黑格尔“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说成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216）。但是，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为什么说“是天才的”？这也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展开和论证。

作为“笔记”，固然有某些地方过于简略的局限，但同时又有自己独具的优点：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经典作家具体的思维过程。通过这些生动活泼的笔记，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研究哲学，如何研读哲学史著作的，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列宁是怎样思考的。只要我们追踪列宁的思路，就可以使一些枯燥的命题变成使人兴味盎然的有血有肉的东西。

(一) 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思维方法

列宁的理论研究以及他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充满着哲学的理论思维。

列宁的哲学研究工作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指导俄国革命，回答革命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绝不是脱离时代风云，躲进象牙之塔进行学究式的纯学术探讨。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列宁从事哲学研究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战斗性。

19世纪90年代，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工人运动面临着新的高涨，俄国的民粹派也日趋反动。他们用唯心史观歪曲俄国的历史进程，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其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宣扬杰出人物创造历史，广大人民是群氓的英雄史观。这个冒充“人民之友”实则人民之敌的民粹派，当时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894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给民粹派以沉重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清算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列宁于1895年又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并作了摘要。这就是收集在《哲学笔记》中的第一篇摘要。列宁认为，在与民粹主义斗争中得出的主要教训，就是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与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列宁研读《神圣家族》一书的目的，正在于从理论上总结、吸取这次论争的有益教训。“神圣家族”一语是马克思、恩格斯给自己的批判对象

鲍威尔兄弟一伙起的诨号。鲍威尔一伙蔑视群众，鄙夷无产阶级，把他们自己封为具有“批判”头脑的天才。他们自命为救

世主，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消极力量。群众在他们眼里成了历史进步的敌人。“似乎由于群众关心历史，似乎由于指望群众……因而历史是不成功的。”“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15)，“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9)“人民之友”以“批判”或“批判的批判”自居步鲍威尔兄弟后尘，要工人们俯首听命，一切都由这帮英雄们安排。如果说鲍威尔一伙的主张是黑格尔历史观的讽刺画的话，那么“人民之友”民粹派观点便是这种讽刺画的讽刺画，愈加显得滑稽和卑下。列宁研读《神圣家族》时，特别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正在创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结构和矛盾运动，十分醒目地摘引了马克思的著名论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明确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又是这种群众观点的核心，列宁精心研究该著作时，发现“其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9)列宁的这项研究工作，对于形成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准备。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现实的真正的敌人，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把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列宁坚决反对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现实斗争的倾向，总是密切结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并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把研究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这时，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了悲观、失望、颓丧的情绪，他们背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妄图使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神学调和起

来，建立一种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宗教。为了斗争的需要，列宁在发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后，1909年又精心阅读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并作了摘要。俄国的造神派，打着现代科学的幌子，装出要抛弃老的神学概念的样子，但是他们丝毫不准备彻底地摒弃神学，相反却妄图用现代科学为他们的“新神学”立论。列宁则运用费尔巴哈的成熟的无神论著作，站在比以往的唯物主义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根本上揭露了神学的荒诞无稽。列宁在摘录费尔巴哈的有关论述的旁边写道：“失去肉体的精神=上帝”（69），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宗教神学的认识论根源。一般是对个别的抽象，假如使这个一般脱离个别，脱离自然界，脱离人的存在，便只能堕入神学的泥坑。列宁把上述思想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概括起来，“个别和一般=自然界和神”（77），这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指出的人 and 自然是思维的真实基础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列宁的哲学研究，与客观斗争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从对《神圣家族》的摘要，到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的研究，不仅反映了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而且也体现了列宁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

为了批判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列宁在1908年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全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铸成的一块整钢的著名论点。其中，虽然也涉及到认识论的辩证法，但是侧重点显然在于认识论的唯物论。这是与当时形势的特点和批判对象的特点分不开的。

1914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使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化，无产阶级政党处于空前复杂

的环境之中。如何认识时代的本质，如何认识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如何通过科学的思维、根据正确的认识提出新的战略策略，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这种时代特点极其鲜明，极其突出地反映在列宁在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之中。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等光辉篇章中，都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上，放在三者的一致上。显然，列宁改造头足倒立的黑格尔哲学，是要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引出科学的逻辑学和认识论。如果说列宁在1908年特别重视认识论的唯物论的话，那么在1914年，列宁则特别注重认识论的辩证法。

为了研究帝国主义新时期的本质，列宁非常忠实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搜集了极其丰富的材料。这样，就为作出科学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有了材料并不能保证任何一种研究都能得到积极的成果，更何况任何材料都不可能是绝对完备的，任何经验都是未完成的。只有对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加工，才会产生真实的理论成果。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尤其如此，否则，材料就会变成一堆没有生命的东西，甚至会被用来为任何诡辩和谬说立论。在这里，特别需要正确的理论思维，即“辩证的哲学思维”（110）。但是，这种思维能力“却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果。”（291）从事哲学及哲学史的研究，是训练这种能力的最好途径。哲学史上的有益教训在此值得一提。大致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有两位哲学家，一个是费尔巴哈，另一个是狄慈根。前者把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的思想先驱，后者在没有马克

思、恩格斯的影响下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但是，无论怎样，他们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没有成为崭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创立者。这是因为费尔巴哈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斗争，离群索居，住在穷乡僻壤——当然责任不在他本人，因而他“不懂得1848年的革命”（53）。在欧洲社会发生严重动荡的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在理论上有着光辉的建树，而“费尔巴哈在这段期间（1848—1851年）已经远远地落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72）狄慈根的教训则相反，作为一个工人哲学家，他与社会生活和现实斗争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他没有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批判地继承、认真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这同样也不是他本人的责任，因为他缺乏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这种情况使他的哲学常常存在着列宁所指出的“糊涂”思想，因而无力建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大厦。列宁正是运用了丰富的哲学史材料，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著作，集中地探讨了概念、范畴的形成及它们的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研究了人的思想怎样“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278、239）简言之，列宁全面地研究了思维运动的辩证规律。无论是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还是对国家学说的阐明，列宁都实际地运用了，并且相当出色地体现了他在《哲学笔记》中所深入研究的唯物辩证的认识规律。在这些研究中，自始至终地贯穿着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列宁不仅批判了修正主义的错误结论，而且总是进一步地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结论所凭借的错误的思维方法，给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认识论的教益。

《哲学笔记》的主要部分是在战火纷飞的1914—1915年写

成的。与此同时而略晚一些，列宁于1915—1916年作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1917年又作了关于国家问题的笔记，这两项研究的直接成果，便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这两部著作的发表。这种时间上的一致表明了列宁的哲学研究与帝国主义学说、国家学说研究的一致性，反映了列宁哲学研究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对列宁在这期间的著述活动和理论贡献作一个简单的排列：

1915年，列宁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

1916年，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它对列宁主义的意义犹如《资本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样重要：

是年，还发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重申他所得出的“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①：

1917年，发表《国家与革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这个排列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一种外在的排比，其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列宁主义原理，绝不是什么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运用辩证的哲学思维，分析政治经济不平衡这个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做出的科学结论。这些重大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理论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的列宁主义的诞生。应该说，列宁从一登上历史舞台就积极从事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活动。然而，最能表现列宁主义阶段的根本特征的东西，最能反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做的独到的、崭新的贡献的东西，却首先是体现在以上著作中的、与马克思恩格斯比较而显示出区别和发展的新鲜思想。包含着这些新鲜思想的著作的问世，其时间都是在列宁集中从事黑格尔著作研究的同时或稍后。这给我们研究和评价列宁的《哲学笔记》以极为重要的启示。无疑，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首先是立足于对历史自身的运动发展及阶级斗争的客观进程本身的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哲学上的准备，没有辩证思维的正确指导，这个重大的理论飞跃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哲学笔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列宁主义的一把钥匙。列宁的哲学研究对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鲜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

正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宏大的气魄一样，列宁在他的哲学研究中也表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气概，具有鲜明、坚定的党性原则。这个原则是与任何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不相容的，是政治上、思想上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列宁不仅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学说中的积极成果，而且广泛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有益的营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在于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科学概括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认识工具；在于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既是辩证的，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还在于给其他哲学流派以科学评价——在

一切谬说面前保持战斗姿态，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加以吸收和借鉴。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是这样做的。他对一切有价值的学说、论点，从不采用贴标签的方法作简单的取舍，更不是摆出一副最革命的面孔骂倒一切。列宁高度评价黑格尔的逻辑学，同时也指出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把它现成地搬过来，而要清除掉它的神秘观念。列宁对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主义的陈词滥调、僧侣主义、唯心主义的糟粕，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列宁从来就不认为可以对唯心主义一骂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研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从中引出关于认识论的有益教训。列宁指出：“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411）唯心主义不是简单的胡说，不是人类意识的偶然迷误，而是哲学史上的有机成分。它从一个侧面，以歪曲的形式，丰富了人类的思维。唯心主义是哲学史上的历史真实。这种情况深刻地表明了整个人类的思维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曲折发展的。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说它是生长在生机勃勃、果实累累、真实强大的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411—412）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科学的认识，列宁兴味盎然地研读各种哲学著作，特别是用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黑格尔，把被黑